

福樓拜經篇小說集

李健吾譯

福樓拜短篇小說集

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十九世紀的法蘭西，在文學方面，幾乎沒有一個大作家像居斯達夫·福樓拜 (*Gustave Flaubert*) 那樣發表少而造詣高的。一八二一年臘月十二日，他生在路昂 (*Rouen*) 市立醫院大門南首的一座小樓。他父親，亞世勒·克萊奧法司 (*Achille Cléophas*)，好久就在這裏任職院長。這是一個世代業醫的著名的外科醫生。包法利 (*Bovary*) 夫人病榻一旁的拉瑞維耶 (*Tarivière*) 大夫正是他的寫照。一八四六年春天，他去了世，遺下相當的資產，做爲寡妻孤兒的日常用度。福氏侍奉母親，離開路昂，移到西郊賽茵河北岸的克羅塞 (*Croisset*) 居住。除去近東的旅行，偶而的出遊，足有三十四年，他埋首田園，從事文學的刈穫。每隔五六年，他發表一部創作，而每部創作，全是不朽的傑作。然而他第一部長篇小說的榮譽，掩住他其後的成就。布雷地耶 (*Brunetière*)，學院派的批評家，反對福氏和他的文友，特別是左拉 (*Zola*)，始終把包法利夫人用做武器，攻斥福氏其後藝術的製作，以爲福氏只是一部包法利夫人的作者，『包法利——好像我沒有寫過別的東西。』福氏的忿怒不言可喻。他甚至於要收回這部書，如若不是晚年貧困的話。和他第二部長篇小說薩郎寶 (*Salammbo*) 比較，情感教育 (*L'Education Sentimentale*) 和聖安東的誘惑 (*La Tentation de St. Antoine*) 的失敗最傷作者的心情。一八七四聖安東的誘惑出版之後，他向屠格涅甫 (*Tougueneff*) 寫信抱怨道：

『你向我談聖安東，你說廣大的讀衆不屬於牠。我早就明白，然而我還以爲少數讀者總該多下解，不是麼？』

得 (Drimont) 和小白萊當 (Pelletan) 我就不用夢想有人作文章恭維……好在只要你愛這部作品，我就得到報酬了。從薩郎寶以來，大的勝利離開了我。我心上最難受的是，情感教育的失敗；人家不明白這本書，我真奇怪。

實際不僅著作方面失意，便是人事方面，福氏同樣遭遇接二連三的不幸。一八六九年，眼看情感教育就要問世，他的摯友布耶 (Borilhet) 病故，「一個老朋友，失掉他就無從補救」他向聖佩夫 (Sainte-Berthe) 報告布耶去世，臨尾道：「嗟！文筆的可憐的情人，他們全去了！」同年十月，聖佩夫病故。而情感教育還要一個月成書。所以福氏向他甥女訴苦道：

「我並不快活！聖佩夫昨天下午一點半鐘死掉。我走進他家，他正好咽氣。他雖說不算知己，他的去世極其令我痛苦。我可以談話的人們越來越少了……我寫情感教育，一部分還是爲了聖佩夫。然而他死了，一行沒有看到布耶沒有聽到末後兩章。這就是我們的計劃，一八六九年對我苦極了！」

一八七〇年並沒有給他帶來安慰。半年之中，就死掉兩位朋友，杜蒲朗 (Duplan) 和貢古的兄弟虞勒 (Tulas de Goncourt)，不由福氏不嘆息道：「我理智的友誼全完了。我覺得自己孤零零的，和在大沙漠一樣。」於是普法之戰起來，他被選做國民義勇軍的軍官，隨後辭了職，逃開鄉居，侍奉母親住在路昂城中避難。而母親是「一天比一天老弱，唧噥和她把話談的稍微嚴重一點都不可能。」普魯士的軍隊好容易退出克窪塞，他母親卻在一八七二年四月去世。克窪塞遺給他的甥女，條件是他可以住下去。就在這千愁萬苦之際，他避進聖安東的誘惑，完成了他

二十五年以來未了的心願。上天彷彿嫉妬他早年的安樂，六個月以後，更讓他失去他的師友高地耶 (Gautier)。

福氏自悼道：

「呵！死的太多了，一個一個死的太多了！我從來沒有多所持著於人生，然而把我連在上面的線卻一條跟着
一條全折了。不久就要什麼也沒有了。」

他絕不因爲悲傷有所消極。他開始收集布法與白居易謝 (Bouvard et Peuchet) 的繁重的材料。「這要壓殺我的。」但是他鼓勇幹下去，因爲他要在這裏報復人世的酷虐。然而人世，彷彿沒有苦够他，不斷給他寂寞的晚年添加煩惱。一八七五年，福氏視如己出的唯一的甥女的丈夫，因爲商業失敗，瀕於破產的危險。爲了挽救甥女的幸福，他縮小生活範圍，辭退巴黎賃居的住宅，最後出售他豆鎮 (Deauville) 的田產，來維持他甥女的信用。他保全下了克窪塞；但是他不得不犧牲他的驕傲，賣文餬口。布法與白居易謝的工作太繁重，也太浩大了，他缺乏綏靜的心情支持。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四日，他給甥女寫信道：

「昨天，我強迫自己來工作；然而不可能，一陣發瘋的頭痛攔住了我，最後還是流淚完事。」

「我還尋的見我可憐的頭腦嗎？」

「我的上帝，這一切如何地苦我！苦我！我變的如何地癡騷！」

他需要休息。他接受生物學者浦囉 (Pouchet) 的邀請，來到孔喀奴 (Concarneau) 海濱。他暫時放下布法與白居易謝。同年十二月，回到巴黎，他向桑喬治 (George Sand) 報告他的近況道：

「你知道，我已經撇下我的大小說，來寫一個不到三十頁的中世紀的小東西。這比現世叫我好受多了。」

這『中世紀的小東西』不是別的，正是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問世的短篇小說集（Trois Contes）的第二篇：聖朱蓮外傳（La Légende de Saint Julien l'Hospitalier）。這用了差不多六個月工夫。一八七六年二月，他接着計劃短篇小說集的第一篇：一顆簡單的心（Un Coeur Simple）。同年八月，回到克窪塞，他開始預備第三篇：希羅底（Hérodiade）。一八七七年二月，他完成這最後的一篇。一顆簡單的心先在正報（Le Moniteur）披載；隨即聖朱蓮外傳在益世報（Le Bien Public）揭露。這樣一來，他可以多得三千佛郎。這是他第一次賣文爲生，然而也是末一次，因爲短篇小說集成爲他生時出版的最後一部書。一八八〇年五月八日，布法與白居謝還欠兩章完成，他驟然死掉，猛的連鄰近大夫都來不及診治。

現在我們先從聖朱蓮外傳看起。根據杜剛（Du Camp）的回憶錄（Souvenirs Littéraires），一八四六年，福氏開始想到聖朱蓮的故事，延到一八五六年，完成包法利夫人，在一封寫給布耶的信裏，福氏說他『讀些關於中世紀的家庭生活與行獵的書籍』預備寫作聖朱蓮外傳。但是他正式提筆，卻在將近二十年以後。

一八七九年二月，書局打算刊印短篇小說集的精本，福氏要求在聖朱蓮外傳後面，附上路昂禮拜堂的窗畫，『正因爲這不是一種插圖，而是一種史料』。這幅玻璃窗畫就在禮拜堂後身北牆，對着樂堂的第四圓拱。共總十二層，除去頂尖一層爲救主賜福，下餘每層分做三圖。這是十三世紀末葉路昂漁商公會捐贈的，所以底層三圖繪着魚販。朱蓮的故事從第二層開始，依照高塞（Gossez）的解釋，應理是：

「朱蓮在父母家裏，援救貧弱；有一天，他告別遠遊。猶如十三世紀的貴胄子弟，他投依了一個領袖，後者收留他。然而領袖病故。朱蓮和他女兒締婚，從事十字之役的遠征。有一夜，朱蓮的女人，看見她丈夫老年的父母尋來。第二早晨，她走出府邸。正當她不在，朱蓮回來。他進去，以為妻室不貞，殺死他的雙親。他認了罪。他離開府邸，遠行贖罪，他女人隨着他。他們看護病人；朱蓮做了舟子。有一夜，他們聽見一個旅客呼喚；不顧烏雲四起，朱蓮搖他渡河，他女人在岸邊打着燈亮。他們把救主耶穌迎進家。然而試探來了：魔鬼同樣在對岸呼喚朱蓮；朱蓮把魔鬼接上岸。他們拒絕魔鬼的誘惑。不久兩個人全死了，天使捧着他們赤裸裸的靈魂升空，來在救主腳下。」

這幅窗畫最先引起福氏的靈感，卻不是他寫作唯一的根據。他參考種種關於聖朱蓮的宗教典籍，在這些十三世紀的傳記裏面，他特別向他甥女介紹佛辣吉迺 (Jaques de Voragine) 的先聖外傳 (La Légende dorée) 現在我們譯出全篇如下——第二十八章第四節：

「這裏還有一位聖朱蓮。他生於高貴的門第，年輕時候，有一天在打獵，追趕一隻公鹿，但是公鹿，神明附體，忽然回身朝他問道：「你怎麼敢追趕我，你命裏注定是你父母的兇手。」聽見這話，年輕人駭壞了，唯恐公鹿的預言靈驗，他悄悄逃開，走過廣大的地土，終於來在一個國王手下做事。無論戰爭和平，他全應付的非常得體，所以國王封他男爵，把一個極其富裕的宰輔的寡婦賞他為妻。然而，朱蓮的父母，不見了他，十分傷心，流浪各地，尋找他們的兒子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們來到朱蓮現住的堡子。不過，他湊巧不在，由他女人接待兩位旅客。聽完了他們的故事，她明白他們就是她丈夫的父母；因為，不用說，他時常對她說到他們。於是因為愛她丈夫的關係，她熱誠歡迎他們；她讓

他們睡在她自己的牀上。第二天清早，她正在教堂，朱蓮卻回來了。他走到牀邊要叫醒他女人；看見被下面睡着兩個人，他以爲是他女人和她情夫。一言不發，他拔出劍，殺掉兩個睡覺的人。隨後，走出家門，他遇見他女人從教堂回來，於是吓傻了，他問睡在她牀上的兩個人是誰。他女人回答他道：「是你父母，他們尋你尋了好久！我讓他們睡在我們的牀上。」一聽這話，朱蓮難受的要死。他哭着說：「我應當怎麼辦，我這該死的東西！我殺了我親親的父母！原要躲避公鹿的預言，如今反而應驗了公鹿的預言！那麼再見罷，我多情的小妹；因爲將來我再也不會安寧了，除非我曉得上帝允了我的懺悔！」不過她道：「我親愛的哥哥，不要以爲我會叫你不帶我，一個人走！我既然分到你的喜悅，我也就要分到你的痛苦！」於是一同逃開，他們走來住在一條大河的岸邊；過渡十分危險；他們一壁懺悔，一壁從河這邊把願意過河的人們渡到河那邊。他們蓋了一座醫院款待旅客。過了許久，有一凍冰的夜晚，朱蓮累壞了，躺在牀上，聽見一個生人呼籲的聲音，求他把他渡過河。他馬上起來，跑向凍了半死的生人；他把他駛進屋子，點起一個大火來暖和他。隨後，見他總是冷，他把他扶進自己的牀，小心把他蓋好。於是這全身癩瘡，令人作嘔的生人，忽然變成一位明光煥照的天使。一壁向空升起，一壁向他的居停道：「朱蓮，主差我下來告訴你，你的懺悔業已見允，你女人和你指日就要升天。」天使不見了；過了不久，朱蓮和他女人，行了無數施捨和善事，睡到主的胸懷。」

我們曉得福氏怎樣利用這些質樸的民間傳說，渲染成功他的小說，而又不失其神話的性質。他把所有的材料聚攏，經過他白熾的想像，或去或取，將一堆不合理的事實，溶成一個合理的藝術的諧和。在他小說的尾，福氏妙筆生花，一語收住他的想像，點定而且喚醒讀者的夢覺道：

「這就是慈悲聖朱蓮的故事，在我的故鄉，在教堂一張玻璃窗上，大致你可以尋見的。」

實際福氏的改造，如若不是創造，正是我們今日想像不到的神異。窗畫和先聖外傳所表現的故事是質樸而且殘缺的，彷彿出於口授，遺漏的關節不知該要多少。福氏遇見應當補的全補了起來，應當刪的全刪了下去，而一補一刪，又那樣準情近理，不露一絲痕迹。這是一個近代科學的心靈和中世紀初民的觀感的美妙的合作，現實與夢魘在這裏手牽手地進行。在古代命運的統治之下，近代科學得到完美的應用。古代將不可知者叫做命運；近代分爲二：一個是遺傳，一個是環境。我們不曉得聖朱蓮確實的年月與鄉土，但是總應該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：一方面是宗教高潮，一方面是武士流血；一方面是耶穌，一方面是穆罕默德；一方面是民族的混亂，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全盛。看聖朱蓮的一生，我們可以截然分爲武士與教士的前後兩期。一方面嗜殺如命，一方面慈悲成性。這兩種並行不背的矛盾的本能，從小就帶在他深厚的心性上面。同時他自己，又是環境與遺傳的產物。只要一比較前人的故事和福氏的寫作，我們便會承認散慈玻璃瑞 (Saintsbury) 的見解：「就我所知，在文學上，在這一類，我總覺得聖朱蓮近於完美，而且是使用近代手法，調理聖者行傳 (Acta Sanctorum) 的最好的例子之一，如若不是那極其最好的例子。」

下面是聖朱蓮外傳故事的縮要：

上帝垂憐他們虔誠，賜了他們一個兒子，就是朱蓮。母親夢見一位老人，說他來日要做聖者；父親遇見一個乞丐，說他兒子前程遠大，流血成名。因爲雙親鍾愛，他受有聖者武士的全部教育。他從小殘忍。他用棍擊死一個小白

老鼠，斃死一隻鴿子。他酷嗜打獵。有一次，他一個人在樹林裏面，射殺無數的禽獸。天黑，他遇見一對大鹿，帶着一隻小鹿。他射殺了這一家大小。公鹿臨危詛咒他道：「有一天，殘忍的心腸，你殺你的父母！」他驚病下來。復元之後，他拾梯搬取一柄重劍，失了手，險些砍傷他父親。有一次，他一鏢投向一隻仙鶴，卻是他母親的帽子。唯恐惡咒應驗，他逃出堡子。

從流浪的風塵，漸漸他受衆人擁戴，成爲一軍首領，東征西討，解救各國的危急。西班牙的回教教主囚起奧克西達尼的皇帝，他率兵救出後者，恢復他的帝國。皇帝招他做駙馬。他和公主退居在她的堡子。想着公鹿的預言，他禁不住抑鬱，不過有一黃昏，聽見四野禽獸的嗥叫，他卻動了獵興。他出去不久，來了一對老夫妻，求見公主。這正是他父母，拋家離井，尋訪朱蓮。公主請他們安息在自己牀上。朱蓮一夜行獵，不唯無成，而且飽受禽獸的欺虐，狼狽逃回，卻見牀上躺着一對男女，以爲是公主和她情夫，他一刀殺死。事後懺悔也遲了。他拋下富貴妻室，來在人間行乞。他用心洗渡他的罪孽。受盡世俗的冷落、苦難、折磨，出水入火，終於百死一生。有一天他來到一條波濤洶湧的河邊。他做了一隻渡船，迎送過往的旅客。有一夜已經睡下，他聽見對岸有人呼喚，起來把船撐過去。這是個奇醜絕惡的老丐，一身癩瘡。到了朱蓮的茅屋，他要喫要喝，睡在牀上又嫌冷，叫朱蓮陪他躺在一起。這原是耶穌，親自接他上天。

在福氏三篇短篇小說之中，布雷地耶僅僅推重一顆簡單的心。他以爲這裏依然是「對於人類愚蠢的行爲，和對於中產階級的道德的無理的激忿；對於小說家的人物和對於人的同樣深厚的憎恨；同樣的取笑，同樣的粗

魯，同樣屬於喜劇的蠻橫，有時引起一種比眼淚還要憂鬱的笑——」這位學院派的批評家，因為成見太深，這次一絲不假，輸給了印象派的批評家勒麥屯（Tomatur）。勒麥屯一眼看出福氏「這篇小說，非常短，絕不反駁他以往的小說，而且有所安慰。」這裏活着一種永久的赤裸的德性，是低能的，是本能的，然而象徵着我們一切無名的女德，爲了愛而愛，爲了工作而工作，爲了生存而生存。沒有力量，沒有智慧，然而道德生來良善，然而不自知其良善。一種璞玉渾金的美麗。

她叫做全福，自幼無父無母，爲人放牛。蒙了冤，被人趕走，她另換一家，管理雞鴨。十八歲的時候，她發生了一段愛史。情人是一個懦夫，爲了避免兵役，娶了一個有錢的老寡婦。她哭了一夜，離開她主人，來到主教橋，正好逢着歐班太太尋找一個女廚子，說妥了停下。歐班太太很早守了寡，膝下一兒一女，男的七歲，叫做保羅；女的不到四歲，叫做維爾吉妮。全福早晚忙於理家，得暇哄哄少爺小姐，日子過的倒也悠適。有一年，秋天的黃昏，一家人穿過牧場回去，霧裏奔出一隻公牛，向他們發怒撞了過來。全福掩護着主婦三口，竟然僥倖生還。小姐因此受驚，神經衰弱下來。爲了女兒恢復健康，歐班太太帶着一家人，來到海濱的土鎮。全福在這裏遇見一個姐姐，嫁給水手，帶着好幾個兒女。從海濱回來，保羅打發在學校寄宿。全福每天伴着小姐，到教堂學習教理問答。隨卽她也領了洗禮。不久小姐送在學校寄宿，家裏益發冷清。幸而全福的外甥維克道，每星期過來看她一次。她把他看做親生兒子。不過他隨船去了美洲，染上黃熱病死掉。禍不單行，小姐因爲肺癆，也死在學校。從此一年復一年，平安無事，直到一八三〇年，七月革命。一位新區長，去過美洲，送了歐班太太一隻鸚鵡，嫌淘神，她又賞給全福。

鸚鵡叫做瑒瑒，給她添了不少麻煩，不過她總算有事佔住心。過了好些年，她聾了，僅僅聽見鸚鵡的嘈雜。一八三七年冬天，凍死了她的鸚鵡。她親自託人送去，好把鸚鵡做成標本，半路遇見郵車，喫虧耳聾，迴避不及，撞傷了她的腿。半年以後，鸚鵡裝成送了來，安置在屋裏小架子上。她把這當做聖靈，因為她在教堂看見的鴿子，花裏胡梢，倒像她的鸚鵡。

保羅如今成了親，另自立家。親友越來越冷落。一八五三年，歐班太太去世。少奶奶把傢俱一移而空，只有房子賣不出去，落的全福一個人，住在她的鴿子窩。她的眼睛起了矇，不久她又吐血。聖體瞻禮節到了。沒有禮物可獻，她送上她的鸚鵡。當天行禮的地點，正好選定歐班太太房前的空場。於是鐘聲抑揚，牧師頌揚聖德，而這一顆簡單的心，隨着一隻碩大無比的鸚鵡，上了天堂。

這篇小說充滿福氏過去的歲月，發生在他腦爾芒第(Normandie)的故鄉。主教橋和土鎮全是他兒時嬉戲的地方。人物，甚至於瑣碎的節目，幾乎無一不是回憶的出產。所以他甥女特別告訴我們：「住在海濱，好些格別的人物，深深嵌入他的記憶，其中有一個老水手，巴爾拜 (Barbier) 船長……寫一顆簡單的心，他想起這些年月。歐班太太，她的一雙兒女，她的住宅，這簡單的故事所有的枝節，如此真實，如此明潔，具有一種驚人的正確。歐班太太是我外祖母的一個長輩親戚；全福和她的鸚鵡也真有其人其物。

「在他晚年，我舅父非常喜好溫習他的兒時。他母親逝世以後，他寫一顆簡單的心，描寫她生長的鎮邑，她嬉戲的家園，她兒時的伴侶，是重新尋見她，同時這種柔和的心情，助成他的筆墨，寫出他最動人的篇幅，或許最易使

人覺出作者私人氣息的篇幅。我們只要記一記這一景：歐班太太和她女僕一同整理那些屬於維爾吉妮的小物件。我外祖母一頂大黑草帽兜起我舅父一種同樣的情緒；他從釘子上摘下遺物，靜靜地看着牠，眼睛濕了，恭恭敬敬地重新把牠掛上。」

參看杜買尼 (Dumainil) 和翟辣·喀利 (Gerard-Gailly) 的索隱，我們直可以把一顆簡單的心當做福氏童年親切的綜合。但是他絕不出面，破壞全篇的一致。他用藝術藏起自己。布雷地耶錯以為作者在這裏表示的是憎恨，正是了解他藝術的觀念和手法的錯誤。福氏自己剖析道：

「一顆簡單的心，質直地敘述一個隱微的生命，一個鄉間的窮女孩子，虔篤而神祕，忠誠而不激揚，而且是新出籠的饅頭一樣地柔和。她先愛一個男子，其後她主婦的兒女，其後一個外甥，其後一個經她收養的老漢，其後她的鸚鵡，鸚鵡死了，她叫人裝成標本，臨到她死，也分不清鸚鵡和聖靈。你以為這有所反嘲，一點也不，而且正相反，非常嚴重，非常憂鬱。我想打動慈心的人們，令其唏噓不已，猶如我自己，便是其中的一個。是的，上星期六，安葬桑喬治，我失聲哭了起來……」

福氏寫作一顆簡單的心，幾乎完全由於桑喬治的勸勉。這「可憐的親愛的偉大的女子」體會福氏的寂寞，從一八七二年就藉口布耶去世，諫正他道：

「現在我看清爲什麼他死的那樣年輕；他死由於過分重視精神生活。我求你，別那麼太專心文學，致志學問。換換地方，活動活動，弄些情婦或者女人，隨便你，只要在這時光，你不工作：因爲蠟燭不應兩頭全點，然而卻要換換

點的那頭。」

她勸他走出「象牙之塔」，回到實際的人生。福氏接受下來，但是立即宣告，他不感到興趣。「不用說，只有神聖的文學引起我的興趣。」桑喬治用她自己的幸福做例道：「你所謂的一神聖的文學，」我卻看的次於人生。我愛誰總比愛文學厲害，愛我的家庭更比誰都厲害。」於是福氏不再倔強，或者不再辭費，進一步分析自己道：

「不！文學不是人世我所最愛的，我前信沒有解釋明白。我和你所說僅僅限於娛樂，不算其他在內。我並不那麼學究，把字句看的比人還重。」

無論如何，他絕不像桑喬治那樣利用文學，發洩一己的私慾。他有堅定的藝術理論做根據，而且對於他，文學是神聖的。所以三年之後，正當福氏陷於深沈的痛苦，她苦口勸解，委婉其辭道：

「我們寫什麼呢？你不用說，你要寫些令人傷心的東西，我哪，寫些令人慰心的東西。我不知道我們的命運持著在什麼上面；你看牠過去，你批評，你根據你文學的立場，不肯近前欣賞，你限制自己於描寫，一面用心，而且執意於掩藏你私人的情緒。然而看完你的故事，人家一樣看穿你的情緒，可憐是你的讀者更加憂鬱。我哪，我願意減輕他們的愁苦……藝術不僅僅屬於批評和諷刺；批評和諷刺只寫到真實的一面。人是什麼樣子，我願意看他什麼樣子。他不是好或壞，他是好和壞。而且這裏還有一種……——細微的差異對於我，藝術的鵠的就是差異，——既是好和壞，他便具有一種內在的力量，引他走向極壞和「差好」（還有一點點好的意思）——或者極好和「差壞」（還有一點點壞的意思）。我覺得你的學派不大留心事物的本質，而過分止於表面。因為尋找形式，你不免

輕視本質，你的讀者僅僅限於文人。然而根本就無所謂文人。大家都是人。」

她的懇摯一直沁進福氏強韌的靈魂。於是五內爲動，他不由請示道：「你願意我做什麼呢？」見她默不作聲，他情急道：「我等候你的意見。不是你，那麼誰給我勸告，那麼誰有意見可說？」於是這七十來歲的汎愛爲懷的女子，情不可卻，進而指示困於生活的福氏道：

「在一種惡運，一種深深激動你的惡運以後，你應該寫一部成功的著作；我告訴你那裏是這種成功的、確然的條件，維護你形式的信仰；不過你要多多留心於本質。不要把真實的道德看做文學的百寶箱。給牠來一個代表；讓你所愛嘲笑的那羣愚癡，也有一個忠實，也有一個強壯。精神殘缺也罷，中途而廢也罷，指出牠應有的堅固的品德。總之，離開現實主義者的信條，返回真實的真實，所謂真實的真實，即是醜與美，明與暗的混合，同時這裏，行善的意志，也有牠的地位，也有牠的職司。」

福氏遵循她的情意，用他動情的過去，彫出這真實而且太真實的一顆簡單的心。他要拿這篇小說討她歡喜。但是小說沒有寫到一半，她便不及欣賞去了世。

依照通常的分類，希羅底應當歸入歷史小說。但是福氏，好古敏以求之，把歷史看的和現實一樣來寫。他吸收過往所有可能的材料，彷彿他生命的一部分，溶化在他的想像，成爲一種永生的現實，供他完成藝術的使命。他有歷史的癖嗜，然而歷史的真實不是他最後的目的，對於他歷史也不是間斷的。所謂歷史的真實，好些讀者因以苛責福氏，實際僅只形成他藝術的完美。這裏不徒是一個充實，一種學問的炫耀。唯其不把學問當學問，學問反而容

易爲人口實，做成普通讀者理解的扞格。這也正是泰尼 (Taine) 那樣推重希羅底，並沒有體會到作者創造問題的椎心。他向福氏寫信道：

「我以為傑作是希羅底。朱蓮非常真實，然而這是因中世紀而想像的世界，卻不就是中世紀；這是你所希望的，因爲你想產生玻璃窗畫的效果；你得到這個效果；走獸追逐朱蓮，癩者全屬於一千二百年的純粹的理想。然而希羅底是紀元後三十年的猶太，現實的猶太，而且更難於寫出，唯其這裏有關另一個種族，另一個文化，另一個氣候。你對我講，如今歷史不能和小說分開，算你有理。——是的，不過小說要你那樣寫法。」

但是泰尼，歷史學者，忽略了正因爲「是由中世紀而想像的世界」，聖朱蓮外傳的藝術價值纔顯的更大，唯其不僅只屬於一種歷史的真實，而屬於一種理想的真實。這是一個傳說，需要歷史的空氣；然而希羅底，見於史書，本身就是一段歷史。這不像薩郎寶的迦太基一火無餘；因爲材料的限制，物質的不自由，希羅底不得不受相當的虧損，但是馬上我們就會看出福氏的手法彌補了無數的空當，成爲泰尼讚美的理由。

福氏在這裏抓住人類文明的一個中心鎖鑰。一方面是信仰基督開始，一方面是羅馬權勢鼎盛，活動的舞臺正是毗連東西的耶路撒冷。在猶太的本身，一方面是外力的統治，一方面是內心的崩潰；一方面是貴族的騷淫，一方面是貧民的覺醒；一方面是教派紛爭，漸漸失去羈縻的能力，一方面是耶穌創教，漸漸獲有一般的同情；舊時代嬗遞於新時代，耶和華禪讓於耶穌。介乎其間的先覺，便是熱狂的聖約翰，或者猶如福氏小說的稱呼，伊奧喀南。所有當時複雜的光色，矛盾的心情，利害的衝突，精神（伊奧喀南）與物質（希律）的析離，因果的層次，環境的窘

迫，福氏一絲不漏，交織在小說進行的經緯上。

聖約翰的故事，幾乎盡人皆知，出於新約的四福音書。然而福氏的靈感，猶如聖朱蓮外傳，來自一件十三世紀的藝術品。在路昂禮拜堂北門的圓拱下面，有一橫排浮彫，敘述聖約翰殉難的情景，半幅是莎樂美當着藩王希律跳舞：「兩手扶地，兩腳在空中，她這樣走遍了講壇，彷彿一隻大金螳螂；她忽然停住。她的頸項和她的脊椎形成一個直角。她腿上的色鞋，垂過她的肩膀，彷彿一道虹，伴同她的臉，離地一尺遠。」半幅是聖約翰探首獄窗，守候劊子手執刑；不遠便是莎樂美捧着頭，獻給她的母后希羅底。

從這裏圖畫的提示，福氏的想像擴展成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故事：

有一早晨，希律倚住欄杆，向四山瞭望。遠遠是圍城的亞刺伯軍隊。他盼望羅馬的援軍，但是敘里亞總督維特里，里屋斯，跚來遲。先知伊奧喀南，辱罵他的妻室希羅底，雖說拘禁起來，究竟難以處置。希羅底走到他身邊，告訴他們的心腹之患，她兄弟亞格瑞巴，已然被羅馬皇帝下了獄。不過她思念她前夫的女兒莎樂美，自從離開羅馬京城，再也未曾得見。今天是希律的生日，山道上行人熙攘，多是預備當夕的宴會。希羅底慫恿他殺掉伊奧喀南。希律卻望着迎面一家平臺，上面有一個老婦和一位絕代少女。希羅底也灼見了，立即走開。法女哀勸過來，懇求他釋放伊奧喀南，話沒有講完，敘里亞總督卻駕到了。

維特里，里屋斯父子一同來的。接見猶太各派教長各色人等以後，總督開始檢閱岩堡的穹庫。無意之間，他發見了伊奧喀南的囚牢，伊奧喀南咒罵希律夫婦。希羅底控他鼓動人民，抗不繳稅，總督下令嚴加看守。責任卸在羅馬